

橘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远山在望
(外一章)

谢午恒

我习惯晚上眺望远山,与你清晨遥看的是同样的远山,又是不同样的远山。

你看到雄鹰在天上飞,高铁穿越晨雾,像穿越历史飞驰在远山之间,鸟翅扑棱着阳光。

我看到的远山藏着我的家园我的欢愉。

当空的月亮明白,那是我生命的秘密和源起。月亮照亮往昔,照亮大地胸脯上沉睡的远山。

流年空阔,时间都到哪里去了?是上了你我在风中纵横的前额么?天色向晚,远山在望。

群鸟归巢,落单之翅仍在他乡飞。

今早,我从久违的晨岚中醒来,后颈窝泛起一丝丝清凉。

远山成了一座飞来峰,在眺望中凌空飞到了眼前。

我芦花白满头,如同一座积雪的山峦,从曙光中醒来,远山和我同披一袭光辉。

烹微中的鸟鸣

失眠之夜难熬。

熹微微露,窗外低声部的鸟鸣像是某某某敲响的零星的更鼓。尔后,群鸟应和,我仔细辨别哪些是敲响哪些是锤击,直到一股股冲击波形成张力和号召力,将黎明的序幕拉起。

首先被唤醒的天空扬起了一面锦彩云旗。你莫道君行早,我更有早行人。这时市声渐起,鸟鸣渐次离场,甜美的音色被喧嚣取代。

面对大舞台角色转换,我异平常心悸,把持不住从哪个入口进入,又从哪个出口逃离。

在历史长夜里置身何处?

世界的裂缝中,我怀抱一滴鸟啼酣然睡去,将梦中那声呐喊托付喷薄的朝阳。

短笛

我是骑手

邓石山

我叫邓石山,今年五十二岁了。送快递,今年是第十八个年头。

长沙的初夏不热,风是软的。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刚亮透,街上没什么人。那种感觉特别好,好像整个城市还没醒,但我已经在路上了。

五一广场这片我送了十八年。哪家的门铃坏了,哪栋楼没电梯,哪条巷子狗爱叫——不用脑子记,身体都记得。十八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刚送这片的时候,好多客户还在上学,现在他们都带着孩子叫我“邓叔”了。

干我们这行,快是本事。但有些东西快不了——比如给老客户包这个工艺品,十多年了,没坏过一个。你别看就是个气泡膜,裹的是人家的东西,护的是人家

的心情。包裹交到我手上,那是信任。信任这东西,十八年攒下来的,一个都碎不了。

有人问我,五十多岁了还天天跑,不累吗?累啊,怎么不累。但这么多年我学会一件事——遇到不顺心的,自己跟自己说几句话,唱两句歌,第二天照样出门。老婆总说我爱笑,我说,笑又不花钱,还能让收件的人看着舒坦,多值。

你知道吗?我最开心的不是送了多少件,而是隔老远客户就喊我一声“老邓”,还有寄东西的人说“交给你,我放心”。

这座城市很大,我跑的就这么一小块。但这一小块里,有认识我的人,有我认识的门,有热乎的人情味儿。只要腿还能迈,眼睛还看得清,我就想一直跑下去。

我叫邓石山,送的是快递,过的是日子。

哥说他不玩这些高大上的把戏,他有空就守在河边钓鱼。钓技如何不好说,你看他常年四季早出晚归,风雨无惧,不是在钓鱼,就是在钓鱼的路上。所谓渔获,大约也就主打一个出勤率高吧。当然,运气还算不错,寅时卯时,兴许碰巧也能扯起一二十斤的大货。每每钓到大家伙,回来铁定要眉飞色舞吹上老半天。说河里的鱼就是劲大,一旦咬钩,嗖的一声,鱼线一下飞出去好几十米。他夸张地摆出一副弓背、扬竿、控鱼的架势。说想要把它弄上岸,跟八拳干架差不多。我有回看他在河边垂钓,甩竿、收线、起鱼,一连串动作,果断、专业、丝滑,尤其高举钓竿甩出去那做派,嘴里还跟着冒出“刷……”的一声尖叫。呵呵,老哥们这玩法,早些年,我也蛮有兴趣。

妻子大约也是不甘寂寞,快70岁的人了,每天洗漱完毕,总要对着梳妆台“修理打磨”好半天,无外乎涂脂抹粉,描眉画眼之类。人都爱美,这个勉强还能接受。偶尔,她还会在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贴上一张皱巴巴的薄膜,乍一看,活像一张鬼怪脸。这一贴不打紧,可把我吓得不轻。我说好好的弄这玩意干嘛?妻说你不懂,这东西叫保湿面膜,有美肤养颜效果。拉倒吧,额头上的褶子都能夹住蚊子腿了,还美肤?养颜?妻不高兴了,说人老怎么了?碍着谁了?哪像你,满脸胡子拉碴,一口烟牙,奇形怪相的,着实有损形象,有碍观瞻。

我一向好静,平素不打牌,不扎堆,闲来无事就爱待在茶室里喝喝茶,聊聊天,安享闲暇时光。基于此,还在退休前,就在小区一隅筑就一斗茶室。茶室不大,陈设极简,一张茶桌,几把椅子,茶叶、茶壶、杯盏之类,多属寻常。陋室取名“闲聚庐”,意指闲人聚会之茅庐。通常,三五好友聚拢,喝着茶,聊着天,海阔天空,自在逍遥。老年慢时光,寄情茶香间。

母亲在时,对我辈曾寄予厚望,期盼我等能光耀门庭。可自己究竟几斤几两,有多大能耐,我心里当然清楚。

尘世间走一遭,也曾有过激情澎湃、意气风发的时候,遗憾,碍于天资禀赋,到头来,也就活成了今天这副“勉强凑合”的模样。

人生,是多么无常的醒来!枕着岁月的余温,只闻花香,不问流年。作家冯唐说:“活着活着就老了。”文化人说事,诚不欺我。



静静的五号山谷
当它山谷中铺开宽带
会发现还是那么静
甚至,比你到过的山巅
还多一分静

但它确实又不像乡下
经过的树林,山崖
小桥与流水,鸟声和鸣
仿佛铺开的山水画
将过往隐藏

当成度假胜地也好
民俗民居也好
仿茅草的房顶,精致的餐馆
冒着热气的泳池
或许,是城市搬来了乡村

稻田和菜地影响不了它
亭台和棧道也不影响
那么多南腔北调,浅笑
那么多花儿盛开
只是草地上躺了一会
我就不愿意离开

热闹的生态欢乐园
乡间有过于辽阔的存在
也会有耳目一新的奢华。在长龙
我的目光被深深锁定
成片的油菜花,未及添绿的荷田
状元茶坊,稻香茶铺,乡村休闲游
露营平台,生态农场,猫鱼森活营
一路眼花一路看,一路感叹

曾经平常的山水
莫名就与都市默契了
茅草屋不见,泥土路不见
一边是楼房与大道的洁癖,一边
绿水青山,仍然活跃着乡情
那么多人来了,那么多人停下

是否,考虑重回农村
水库边,有人欢呼:“钓到鱼了。”
篝火晚上加上个烧烤?
风一吹,我隐约闻到儿时的味道

畅游金井茶园
你在坡下时,它是一座山
长着层层叠叠的树
当你走上山,它又是海
泛起绿色的浪

这些修缮整齐的树
多像列队的孩子,粉嫩的呼吸中
有时节特别的朝气

难以置身事外
在这里,你可以是一名游客
也可以是采茶工
挎上篮子,穿戴花衣头巾
唱不唱山歌,随便你

开车进来,水泥路好走
不开要走很长时间
很多的山,很多的树
集合在一起,因此认作公园
有人笑,有人拍照,有人打闹
仿佛另一片移动的茶林

不止一次来过
每年春天,还没有靠近
就有淡淡清香,明前的味道
我喜欢流连茶树间的清新
也喜欢,带点茶叶回家

沱山避暑
海拔高两百米,气温下降一度
海拔越高蚊虫越少。在沱山
我成了不请之常客
每个夏天住民宿。冬天来
是为了看雪。我不怕冷
盖着被子吹冷空调

沱山的发展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漂流,瀑布,茶山
沱水源,密印寺
海拔九百多米的高度,
避暑的老人
也和年轻人一样活跃

我爱躺在户外凉床
看星星和月亮对话,与人聊天
每当询问长沙城的热度
就有一股凉风,轻轻的,回答我

忆乡愁 看振兴

第五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
邮箱: cswbsyb@163.com
主办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鼓声里的河流

周万水

在晴日与雨天交替的日子里,南方水边的艾草在河岸惬意地舒展着。平日常,这里的河是安静的,偶尔有渔船划过,桨声由近而远,间或有大鱼跳出水面,激起一圈涟漪,又慢慢消散。

当南方的栀子花爬上女孩的发际的时候,端午节也就到了,这是湘西北水边人家一年到头最大的节日。乡俗分大小端午,初五是小端午,十五是大端午。曾经浸润过楚辞的艾草、菖蒲挂上了各家各户的门庭,消灾避邪的习俗,更像是人们对一个季节的期许。一片箬叶在一双双巧手里收拢,包裹出日子既踏实又温软。

朝夕之间,河流突然宽阔了许多,丰沛中透着原始的野性。水边的人也开始有了某种躁动。“五月五,龙船鼓”,江面上远远传来鼓声,时近时远,像从河底冒出来的。这鼓声,是居住在河流两岸的人最熟悉的声音。说是熟悉,倒不如说它本就蛰伏在那些人的血脉里。在此之前,它就已经穿越千年,在每年的五月,把那些河流唤醒。

在湘西北,人们称赛龙舟叫“扒龙船”,龙船是端午河流上永远的主角,岁岁往来,从未缺席。那些散发着古铜色彩的龙船,在经历一场场激烈鏖战之后,像一条条硕大的青鱼,躺在河岸上已经整整一年了,端午的鼓声,便是它蓄势待发、再次奔赴河流的指令。

对于酷爱扒龙船的山民而言,年可以不过,饭可以不吃,但船却不能不扒的。这里村村藏着龙舟,户户都有划手,那些春节都不曾回乡的人,不管是外卖哥还是CEO,为了不误回乡扒龙船,不惜关店、请长假,甚至辞工。只要端午水一涨,龙船鼓便如约响起,男女老少的血液便与五月的河水一起沸腾。

与现代标准龙舟相比,湘西北的传统龙舟有着骨子里的固执。每船有四十八到六十人,配有锣手、鼓手各一名,旗手两名,首尾设有艄公和头槌。民谣道“二十一档四二桡,一锣一鼓在中腰,船头船尾两好汉,头旗二旗双人摇”。艄公掌握航向、头槌负责冲刺、鼓手控制节奏、旗手鼓动激情,划手则在鼓声的引领下,奋楫劈浪。竞渡之时,不管水大浪急,风雨无止。一时间,鼓点如雷,吼声震天,船如浪里蛟龙出没,桡动撩起满江云烟,那场景令岸边的观众血脉偾张。正如唐朝诗人张建封《竞渡歌》诗云:“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江岸边则是另一番风景。天刚亮,河岸边就有了很多人。看船的比扒船的来得更早,耄耋老太太搬个凳子,寻一处阴凉地;年轻媳妇打着伞,背篓里的娃娃还在睡觉;扮古装的女孩也早早占据有利位置准备直播。人群外,卖粽子的、卖凉粉的、卖盒饭的、卖糍粑的,推着小车在四周穿行,热腾腾的蒸汽混着箬叶和栀子花的清香。

长龙里 莲花坞

胡娟

风吹荷花香,但惜日长。
长沙县长龙的夏天,是浸染在荷香里的。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仲夏,骤雨初歇,为消暑热,如一叶扁舟悄然闯进了长龙里的莲花坞。

极目远眺,青山如黛,逶迤起伏,好似一条青色玉带,将整片山野团团环住。满湖莲叶,远远铺就成一席光滑柔亮的翡色锦缎。它们一片紧挨着一片,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向着远方肆意铺展,与天际相接,与黛山相融。叶心滚圆,凝着水珠,滑落时叮咚一声,撞碎出一片夏意清凉。那莲花亭亭玉立,宛如误入凡间的仙子,瓣尖粉嫩,还沾着雨露。荷香混着湿润的水汽不住地往人衣襟里钻,凝神轻嗅,清冽甘甜。一时风乍起,莲叶们相互摩挲,莲花轻轻摇曳,那细微的簌簌声,宛如少女们娇羞含笑在低声倾诉着夏日的少女。

转过木桥柳梢,风突然软了下去,轻柔得像母亲的手,拂过脸颊,带着清甜的凉意。暑气早被荷香浸得淡了,蝉声忽而远了,只余红蜻蜓临着水面低飞,尾尖一摆轻点,细小涟漪便不知不觉一圈圈地荡漾开去。游鱼在叶荫里自在穿梭,不时搅碎了这满池盈盈天光。

若论这满塘绿云,最美的应属西湖。“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杨万里正在杭州任秘书少监。六月晨光微熹,晓雾将歇,他信步踏出净慈寺,正欲送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想必当他路经西湖,恰好遇见了这样一幅绝美复荷图。西湖的风,裹着荷香轻掠过湖面,晨光透过枝叶缝隙,在水面洒下细碎金斑,水波盈盈,浮光跃金。荷叶翻涌如绿浪,其间粉白便成了浪尖跃动的点点星光。忽而蝉鸣从树梢倾泻而下,将离别的时光浸泡得悠长而伤感。这绝句中千年前的荷景,不正是眼前的莲花坞吗?穿越千年,竟能与古人共赏此美景,不由心生欢喜。

暮色将至,湖畔许愿长廊的霓虹灯刹那间亮了起来,璀璨夺目,划破整片墨黑。当五色灯光倾泻荷塘,花叶们似乎都被赋予了灵气,如水中精灵翩然起舞。

在徽州水墨画里,莲也是夏日水泽的

很快,河两岸便已是人头攒动,后来的人就只好站在高凳上张望,半大的孩子则骑在大人肩头。当空气在与鼓声的摩擦中开始炽热时,他们挥舞各色的小旗、敲打着锣鼓,甚至锅碗瓢盆,竭尽全力地呐喊:搞有搞,搞;赢有赢,赢!喜怒哀乐尽显于形。

湘西北龙舟的底色是浑厚的,它从来不是轻松的娱乐,也没有江南水乡的雅韵,而是逆水而行、横江而渡、敢闯险滩的倔强与剽悍,是“宁输一丘田,不输一篙船”的血性。在他们心里,扒龙船仿佛是灵魂深处的一种本能,是一个族群传承千年的生存方式的一次重演。为了扒龙船,他们可以抬着三吨多重的传统龙舟,在烈日下步行数十里,或烧掉那只战绩不佳的船,连夜赶造一条新船。他们渴望荣誉,但即便输掉比赛,也仍然会受到英雄般的对待。扒船的人从不掩饰自己战胜对手的欲望,但也不以输赢论英雄,输船不输人,敢顶逆浪、拼尽全力,就是村寨最大的体面。”胜亦赢,败亦赢,旌旗满江横”,那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都写着明年再战的不服。

激情澎湃,气势如虹的竞渡,还因山水的曲折,演绎出许多动人的温暖。那些出嫁他乡的女人看到故乡的龙船,眼里含满泪水。她们早早备好红绸、物资与鞭炮,守候在岸边,为家乡的龙船“上红”——亲手将红绸系于龙头、船身,那是一种古老的镇煞祈福,佑护平安的仪式。他乡万般繁华,不及故土的一叶舟影。那深藏心底的故乡的龙船鼓声,温柔地融化在那一缕乡愁里。

河流是大地的血脉,千百年来,择水而居的人们,一直与河流共生。他们是河岸永远的寄居者,河流给他们带来润泽,也带来敬畏,并在与湍流、风浪的漫长的对峙与共存中,塑造了他们的倔强和温情。在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中,长河里的舟影来了又去,生生不息的故事,在时间的流速里不断更迭,而龙船的鼓点也一直会在山脉与河流间回响……

河流是大地的血脉,千百年来,择水而居的人们,一直与河流共生。他们是河岸永远的寄居者,河流给他们带来润泽,也带来敬畏,并在与湍流、风浪的漫长的对峙与共存中,塑造了他们的倔强和温情。在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中,长河里的舟影来了又去,生生不息的故事,在时间的流速里不断更迭,而龙船的鼓点也一直会在山脉与河流间回响……

河流是大地的血脉,千百年来,择水而居的人们,一直与河流共生。他们是河岸永远的寄居者,河流给他们带来润泽,也带来敬畏,并在与湍流、风浪的漫长的对峙与共存中,塑造了他们的倔强和温情。在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中,长河里的舟影来了又去,生生不息的故事,在时间的流速里不断更迭,而龙船的鼓点也一直会在山脉与河流间回响……

精灵。忽而忆起,在那个清凉夏夜,皖南古村里,粉墙黛瓦,高高的马头墙下的那一片夜荷。远处古朴典雅的石拱桥横卧水面,桥洞半圆,把湖面切成了温润的月牙。”风声肃动,玉壶轮转,一夜鱼龙舞”,当烟花绽放在古村上空,当鱼灯游进暮色,舞过湖中石拱桥,当荷香悄然穿堂过巷,粉白裹着金黄,在碧云上摇曳生风,一切都仿佛跌进了令人沉醉的宋朝山水画卷中。千百年来,鱼跃人欢,光影交织,莲似人间精灵,轻触着这千年轮回,凝视着这一派祥和景象,见证着人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朴素祈愿。原来,不论古今,无论何地,人间处处皆有莲花坞。

去年冬日来到了长龙里,整个荷塘一片枯寂,红已褪尽,香亦消逝。莲虽失了往日挺拔,仍倔强地昂着头,擎着枯萎的莲蓬。南面荷塘的小泥坑里,偶尔泛起青鲤翻动的点点金光,几个约莫八九岁的孩童,正挽着裤脚,俯下身子,双手不断摸索在黑泥里。要是抓了鱼,孩子们便纷纷直起身子,紧握住极力挣扎的大鲤鱼,欢呼雀跃着。望着湖旁满竿斗的鲜鱼,捕鱼者满是泥泞的笑意,同行的好友不禁笑道,这活在水墨画里的鱼儿,吮吸着莲的香气,汲取着天地灵气,想必味道是极其鲜美的。

是啊,莲所迸发出的生机与绚烂色彩,将荷塘的热烈渲染得淋漓尽致,将人们心中的愿景展露无遗。纵使岁月轮转,这一池莲,依旧是一幅流动的丹青,是一首无声的绝句,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心中的美好寄托。“山有扶苏,隰有荷花”,在旷远的《诗经》里,它是最初的原野,是水畔的生机盎然。“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在屈子的《离骚》中,它是品行高洁的饰物。“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周敦颐的《爱莲说》里,它是花中君子的周敦不阿。“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在孟浩然的笔下,它是修心的禅意。“衰柳残荷,长山远水。扁舟荡漾烟波里”,山高路远,静水流深,残荷肃穆,自是生命的一曲赞歌。

夕阳西沉时,当归鸟驮走莲花坞最后一线余晖,山岚、残荷、鱼鲜,皆化入长空里的晚风。循渠而行,忽觉此身如莲:曾绚烂,静静默,而香远益清。

杨彬供图